

《插图本说岳全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插图本说岳全传》

13位ISBN编号：9787533311520

10位ISBN编号：7533311523

出版时间：2003-1

出版社：齐鲁书社

作者：(清)钱彩著/国别：

页数：56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插图本说岳全传》

内容概要

《说岳全传》全名《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凡二十卷八十回，题为“仁和钱彩锦文氏编次”，“永福金丰大有氏增订”。钱彩、金丰二人的生平事迹不详。据金丰《序》末所署本书的刊行年代，当为清初人，可能是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

本书最早的刻本是金氏余庆堂刻本。此本首题金丰《序》、《序末署》“甲子孟春上浣识于余庆堂”。据清《禁书总目》中知此书曾在乾隆年间被查禁，金《序》中所署的“甲子”，当为乾隆九年（1744年）抑或更早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此后的锦春堂本、福文堂本等，均为余庆堂本的翻刻本。

《插图本说岳全传》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序第一回 天遣赤须龙下界 佛谪金翅鸟降凡第二回 泛洪涛虬王报怨 抚孤寡员外施恩第三回 岳院君闭门课子 周先生设帐授徒第四回 麒麟村小英雄结义 沥泉洞老蛇怪献枪第五回 岳飞巧试九枝箭 李春慨缔百年姻第六回 沥泉山岳飞庐墓 乱草岗牛皋剪径第七回 梦飞虎徐仁荐贤 索贿赂洪先革职第八回 岳飞完姻归故土 洪先纠盗劫行装第九回 元帅府岳鹏举谈兵 招商店宗留守赐宴第十回 大相国寺闲听评话 小教场中私抢状元第十一回 周三畏遵训赠宝剑 宗留守立誓取真才第十二回 夺状元枪挑小梁王 反武场放走岳鹏举第十三回 昭丰镇王贵染病 牟驼岗宗泽踹营第十四回 岳飞破贼酬知己 施全剪径遇良朋第十五回 金兀术兴兵人寇 陆子敬设计御敌第十六回 下假书哈迷蚩割鼻 破潞安陆节度尽忠第十七回 梁夫人炮炸失两狼 张叔夜假降保河间第十八回 金兀术冰冻渡黄河 张邦昌奸谋倾社稷第十九回 李侍郎拚命骂番王 崔总兵进衣传血诏第二十回 金营神鸟引真主 夹江泥马渡康王第二十一回 宋高宗金陵即帝位 岳鹏举划地绝交情第二十二回 结义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训子第二十三回 胡先奉令探功绩 岳飞设计败金兵第二十四回 释番将刘豫降金 献玉玺邦昌拜相第二十五回 王横断桥霸渡口 邦昌假诏害忠良第二十六回 刘豫恃宠张珠盖 曹荣降贼献黄河第二十七回 岳飞大战爱华山 阮良水底擒兀术第二十八回 岳元帅调兵剿寇 牛统制巡湖被擒第二十九回 岳元帅单身探贼 耿明达兄弟投诚第三十回 破兵船岳飞定计 袭洞庭杨虎归降校点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且说岳大爷等五人一路走，一路在马上说起宗泽的恩义：“真是难得！为了我们反累他削了职，不知何日方能报答他？”正说间，忽然王贵在马上大叫一声，跌下马来。顷刻间面如土色，牙关紧闭。众皆大惊，连忙下马来，扶的扶，叫的叫，吓得岳大爷大哭，叫道：“贤弟吓！休得如此，快些苏醒！”连叫数声，总不见答应。岳大爷哭声：“贤弟吓！你功名未遂，空手归乡已是不幸。若再有三长两短，叫为兄的回去，怎生见你令尊令堂之面？”说罢，又痛哭不止。众人也各慌张。牛皋道：“你们且不要哭，我自有个主意在此。若是一哭，就弄得我没主意了。”岳大爷便住了哭，问道：“贤弟有甚主意，快些说来！”牛皋道：“你们不知，王哥原没有病的，想是昨夜多吃了些东西，灌下几碗冷茶，肚里发起胀来。待我来替他医医看。”便将手去王贵肚皮上揉了一会，只听得王贵肚里边啞碌碌的，犹如雷鸣一般，响了一会，忽然放了许多臭水出来，再揉了几揉，竟撒出粪来，臭不可当。王贵微微苏醒，呻吟不绝。众人忙将衣服与他挨了。岳大爷道：“我们且在此暂息片时。汤兄弟，可先到昭丰镇上去，端正了安歇的地方，以便调理。”汤怀答应，上马来到了镇上，但见人烟闹热，有几个客店挂着灯笼。左首一个店主人，看见汤怀在马上东张西望，便上前招接道：“客官莫不要打中火么？”汤怀便跳下马来，把手一拱道：“请问店主上姓？”店主道：“小人姓方，这里昭丰镇上有名的方老实，从不欺人的。”汤怀道：“我们有弟兄五个，是进武场的，因有一个兄弟伤了些风寒，不能行走，要借歇几天，养病好了方去，可使得么？”方老实道：“小人开的是歇店，这又何妨？家里尽有干净房屋，只管请来就是。若是要请太医，我这镇上也有，不必进城去请的。”汤怀道：“如此甚好，我去邀了同来。”遂上马回来，与众兄弟说了。便搀扶了王贵上马，慢慢的行到镇上，在方家客寓住下。当日就烦方老实去请了个医生来看。说是饮食伤脾，又感了些寒气，只要散寒消食，不妨事，就好的。遂撮了两服煎剂。岳大爷封了钱把银子谢了，太医自去。众弟兄等且安心歇下，调理王贵，按下不表。

且说这太行山金刀王善，差人打听梁王被岳飞挑死，圣旨将宗泽削职归农，停止武场，遂传集了诸将、军师并一众喽啰，便开言道：“目今奸臣当道，将士离心。柴王虽然死了，却幸宗泽削职，朝中别无能人。孤家意欲趁此时兴兵入汴，夺取宋室江山。卿等以为何如？”当下军师田奇便道：“当今皇帝大兴土木，万民愁怨。舍贤用奸，文武不和。趁此时守防懈怠，正好兴兵，不要错过了。”王善大喜，当时就点马保为先锋，偏将何六、何七等，带领人马三万，扮做官兵模样，分作三队，先期起行。自同田奇等，率领大兵随后。一路往汴京进发，并无拦阻。看看来到南薰门外，离城五十里，放炮安营。这里守城将士闻报，好不慌张，忙把各城门紧闭，添兵守护，一面入朝启奏。徽宗忙御金銮大殿，宣集众公卿，降旨道：“今有太行山强寇，兴兵犯阙，卿等何人领兵退贼？”当下众臣你看我，我看你，并无一人答应。朝廷大怒，便向张邦昌道：“古言：‘养军千日，用在一朝。’卿等受国家培养有年，今当贼寇临城，并无一人建策退兵，岂不辜负国家数百年养士之恩么？”话声未绝，只见班部中闪出一位谏议大夫，出班奏道：“臣李纲启奏陛下，王善兵强将勇，久畜异心。只因畏惧宗泽，故尔不敢猖獗。今若要退贼军，须得复召宗泽领兵，方保无虞。”圣上准奏，传旨就命李纲宣召宗泽入朝，领兵退贼。李纲领旨退朝，就到宗泽府中来。早有公子宗方出来迎接。李纲道：“令尊翁在于何处，不来接旨？”公子道：“家父卧病在床，不能接旨，罪该万死！”李纲道：“令尊不知害的什么症候？如今现在何处？”公子道：“自从闹了武场，吃了惊恐，回来就染了怔忡之症，如今卧在书房中。”李纲道：“既然如此，且将圣旨供在中堂，烦引老夫到书房，去看看令尊如何？”公子道：“只是劳动老伯不当。”李纲道：“好说。”当时公子宗方，便引了李纲来到书房门口，只听得里边鼾声如雷，李纲道：“幸是我来，若是别人来，又道是欺君了。”公子道：“实是真病，并非假诈。”说不了，只听见宗泽叫道：“好奸贼吓！”翻身复睡。李纲道：“令尊既是真病，待我覆了旨再来。”说罢，抽身出来。公子送出大门。李纲回至朝中俯伏奏道：“宗泽有病，不能领旨。”朝廷道：“宗泽害何病症，即可着太医院前去医治。”李纲奏道：“宗泽之病，因前日闹了武场，受了惊恐，削了官职，愤恨填胸，得了怔忡之症，恐药石一时不能疗治。臣见他梦中大骂奸臣，此乃他的心病，必须心药医之。若万岁降旨，将奸臣拿下，则宗泽之病不药自愈矣。”朝廷便问：“谁是奸臣？”李纲方欲启奏，只见张邦昌俯伏金阶先奏道：“兵部尚书王铎乃是奸臣。”朝廷准奏，即传旨将王铎拿下，交与刑部监禁。看官，你道张邦昌为甚反奏王铎，将他拿下？要晓得奸臣是要有才情的方做得。他恐李纲奏出他三个，一连拿下，便难挽回了。如今他先奏，把王铎拿下，放在天牢内，寻个机会，就可救他出来的。李纲想道：“这个奸贼却也知窍。也罢，谅他也改过前非了。”遂辞驾出朝，再往宗府中来。这里宗泽见李纲覆命，慌忙差人打听动静。早已报知，朝廷将王铎拿下天牢，今李纲复

来宣召。只得出来接旨，来到大厅上，李纲将张邦昌先奏拿下王铎之事一一说知。宗泽道：“只是太便宜了这奸贼。”两人遂一同出了府门，入朝见驾。朝廷即复了宗泽原职，令领兵出城退贼。张邦昌奏道：“王善乌合之众，陛下只消发兵五千与宗泽前去，便可成功。”朝廷准奏，命兵部发兵五千与宗泽，速去退贼。宗泽再要奏时，朝廷已卷帘退朝进宫去了。只得退出朝门，向李纲道：“打虎不着，反被虎伤。如何是好？”李纲道：“如今事已至此，老元戎且请先领兵前去。待我明日再奏圣上，添兵接应便了。”当时二人辞别，各自回府。到了次日，宗爷到教场中点齐人马，带领公子宗方一同出城。来到牟驼岗，望见贼兵约有四五万，因想：“我兵只有五千，怎能敌得过他？”便传令将兵马齐上牟驼岗上扎营。公子宗方禀道：“贼兵众多，我兵甚少。今爹爹传令于岗上安营，倘贼兵将岗围困，如何解救？”宗泽拭泪道：“我儿，为父的岂不知天时地利？奈我被奸臣妒害，料想五千人马，怎能杀退这四五万喽罗？如今扎营于此，我儿好生固守，待为父的单枪独马，杀人贼营。若得侥幸杀败贼兵，我儿即率兵下岗助阵；倘为父的不能取胜，死于阵内，以报国恩，我儿可即领兵回城，保你母亲家眷回归故土，不得留恋京城。”吩咐已毕，即匹马单枪出本营，要去独踹金刀王善的营盘。这宗留守平日间最是爱惜军士的。众人见他要单人独骑去踹贼营，就有那随征的千总、游击、百户、队长一齐拦住马前道：“大老爷要往那里去？那贼兵势大，岂可轻身以蹈虎穴？即使要去，小将们自然效死相随，岂肯让大老爷一人独去之理？”宗泽道：“我岂不知贼兵众盛？就带你们同去，亦无济于事。不若舍吾一命，保全尔等罢。”众军士再三苦劝，宗爷那里肯听，竟一马冲入贼营，大叫一声：“贼兵当我者死！避我者生！看宗留守来踹营也！”这些众喽罗听见，抬头看时，但见宗老爷：头戴铁幞头，身披乌油铠，内衬皂罗袍；坐下鸟骝马，手提铁杆枪；面如锅底样，一部白胡须，好似天神降。那宗老爷把枪摆一摆，杀进营来，人逢人倒，马遇马伤。众喽罗那里抵挡得住，慌忙报进中营道：“启大王，不好了！今有宗泽单人匹马，踹进营来，十分利害，无人抵挡，请大王定夺。”王善心中想道：“那宗泽乃宋朝名将，又是忠臣。今单身杀进营来，必然是被奸臣算计，万不得已，故此拚命。孤家若得此人归顺，何愁江山不得到手？”就命五营大小三军：“速出迎敌！只要生擒活捉，不许伤他性命！”众将答应一声：“得令！”就将宗老爷重重叠叠围裹拢来，大叫：“宗泽，你此时不下马，更待何时？”正是：英雄失志受人欺，白刃无光战马疲。得意狐狸强似虎，败翎鸚鵡不如鸡。

毕竟不知宗老爷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不道元帅帐下，有一两淮节度使曹荣，却与刘豫是儿女亲家。当时亲见元帅命去赚刘豫：“他的长子刘麟，却是我的女婿。父子性命旦夕难保，叫我女儿怎么好！”遂悄悄出帐，差心腹家将，飞马往刘营报知。此时刘豫正在营中盼望那报功的旗牌，不见回来，忽传宣进来禀说：“两淮节度使曹爷，差人有紧急事要见。”刘豫即着来人进见。来人进营，慌慌张张叩了头，说道：“家爷不及修书，多多拜上：今大元帅探听得老爷冒了岳先锋的功劳，差中军官来请爷到大营假说议事，有性命之忧，请爷快作计较。”刘豫听了，大惊失色，忙取白银五十两赏了来人：“与我多多拜上你家爷，感承活命之恩，必当重报。”来人叩谢，自回去了。刘豫想了一会，走到后营，将同先文郎放了，坐下道：“久闻元帅乃金邦名将，误被岳飞所算。我观宋朝气数已尽，金国当兴，本帅意欲放了元帅，同投金国，不知元帅意下若何？”同先文郎道：“被掳之人，自分一死。若蒙再生，自当重报。吾狼主十分爱才重贤，元帅若往本国，一力在我身上保举重用。”刘豫大喜，吩咐整备酒饭，一面传令收拾人马粮草。正待起行，旗牌恰回来缴令，说：“大元帅命将所擒番将，囚解大营，请旨定夺。”刘豫大笑，遂鸣鼓集众将士。参见已毕。刘豫下令道：“新君年幼无能，张所赏罚不明，今大金狼主重贤爱才，本帅已约同金国元帅，前去投顺。尔等可作速收拾前去，共图富贵。”言未毕，只听得阶下一片声说道：“我等各有父母、妻子在此，不愿降金。”哄的一声，走个罄尽。刘豫目瞪口呆，看看只剩得几名亲随家将，只得和同先文郎带领了这几人上马。又恐怕岳飞兵马在前边阻碍，只得从小路大宽转取路前行。忽见后面一骑马飞奔赶来，叫道：“刘老爷何住？”刘豫回头看时，却是中军，便问：“你来做什么？”中军道：“大老爷有令箭在此，特请元帅速往大营议事。”刘豫笑道：“我已知道了。我奉待杀了你，恐没有人报信。留你回去，说与张所老贼知道，我刘豫堂堂丈夫，岂是池中之物，反受你的节制？我今投顺金国，权寄这颗驴头在他颈上，我不日就来取也。”吓得中军不敢则声，回转马头就走，不知是哪个走漏了风声。飞跑赶回大营，来报与张元帅。张元帅随即修本，正要差官进京启奏，忽报圣旨下。张所接旨宣读，却是命张所防守黄河，加封岳飞为都统制。张所谢恩毕，随将所写奏明刘豫降金、岳飞得功的本章，交与钦差带进京去。命岳飞领军前行，同守黄河。且按下慢表。再说那粘罕在青龙山被岳飞杀败，领了残兵，取路回河间府来见兀术。兀术道：“王兄有十万人马，怎么反败于宋兵之手？”粘罕道：“有个岳南蛮，叫做岳飞，真个利害！”就把他独来踹营并水火埋伏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兀术道：“并

《插图本说岳全传》

未曾听见中原有什么岳飞，不信如此利害。”粘罕道：“若没有同先文郎替代，我命已丧于夹山道上矣！”兀术听了大怒道：“王兄，你且放心，待某家亲自起兵前去，渡黄河拿住岳飞，与王兄报仇。直捣金陵，蹈平宋室，以泄吾之恨！”那兀术正在怒烘烘要拿岳飞，却有小番来报：“同先文郎候令。”兀术道：“王兄说他被南蛮拿去，怎得回来？”就着令进来！且说那同先文郎，同着刘豫抄路转到金营，即对着刘豫道：“元帅可在营门外等等，待我先去禀明，再请进见。”刘豫道：“全仗帮衬！”同先文郎进了大营，一直来到兀术帐前跪下叩头。兀术道：“你被南蛮拿去，怎生逃得回来？”同先文郎将刘豫投降之事说了一遍。兀术道：“这样奸臣，留他怎么，拿来‘哈喇’了罢！”哈迷蚩道：“狼主不可如此。且宣他进来，封他王位，安放他在此，自有用处。”兀术听了军师之言，就命平章宣进朝见，封为鲁王之职，镇守山东一带。刘豫谢恩不表。

《插图本说岳全传》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如宋徽宗朝，有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其事固实而详焉。更有不闻于史册、不著于纪载者，则自上帝降灾，而始有赤须龙、虬龙变幻之说也，有女土蝠化身之说也，有大鹏鸟临凡之说也。其间波澜不测，枝节纷繁，冤仇并结，忠佞俱亡，以及父丧子兴，英雄复起。此诚忠臣之后，不失为忠，而大奸之报，不恕其奸，良可慨矣！

若夫兀术一战于朱仙，而以武穆败之；再战于朱仙，而以岳雷驱之。虽云奔北，而竟以一人兼敌父子之勇，不亦难乎？至于假手仙魔之说，信其有也固可，信其无也亦可。总之，自始及终，皆归于天。故以言乎实，则有忠、有奸、有横之可考；以言乎虚，则有起、有复、有变之足观。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予亦乐是说之可以公诸同好，因序数语，以弁诸首而付之梓。

甲子孟春上浣永福金丰识于余庆堂

《插图本说岳全传》

编辑推荐

中国古典小说，从先秦文言“残丛小语”到明清白话章回长篇，数千年间得到长足的发展。举凡文学史上的上古神话。魏晋清谈、寓言笑林、志怪传奇。话本演义……说部文学异彩纷呈，各领风骚，并以其他文学品类无可比拟的通俗性和可读性，得到大众的普遍认知和广泛传播，从而大大丰富了古典文学宝库，成为大众历史文化知识的通俗载体，因而各类古典小说能够常出常新。绘图绣像，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艺术，它具有为故事情节画龙点睛、解读意境、娱自醒心的妙用。自明清以来蔚成风气。明清是古代版画艺术和白话、传奇小说的共同兴盛繁荣时期，各种风格流派的绣像小说广为刊行，百花竞艳，为后世留下可资借鉴的珍贵文学遗产。在读图成为审美时尚的今天，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审美鉴赏情趣，充分发掘利用这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优势，使古老的中国古典小说绣像插图艺术焕发异彩，为开拓出版锦上添花，我们特意推出《明清绘图古典小说书系》，选取明清精刊版刻或石印本绘图绣像小说，整理出版，企盼它能为今天的文化古籍出版带来勃勃生机。

《插图本说岳全传》

精彩短评

- 1、就是给儿子看
- 2、字在大点就好！感觉有点小

《插图本说岳全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